

人·书·情

烈火中的凤凰

Lie Huo Zhong De Feng Huang



法朗士等 著
范国恩等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烈火中的凤凰

法朗士 等著
范国恩 等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火中的凤凰/[法]法朗士等著;范国恩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1

(人书情)

ISBN 7-5382-7258-5

I.烈… II.①法…②范… III.散文—作品集—世界 IV.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2305号

总策划:刘国玉 马旭东

责任编辑:郎冰 徐悦

技术编辑:代剑萍

封面设计:王萌 吴光前

责任校对:薛振威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印制:沈阳市第二印刷厂

发行:辽宁教育出版社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1/32

印张:6.625

字数:139千字

版次: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8.00元

邮购热线:024-23284435

目 录

对书的爱	2
关于读书	13
读书杂感	18
一个孩子的理想	24
巴克斯特和《强求一致》	31
农夫和详解词典	46
他们活得真开心	51
论书籍(外一篇)	57
诗人	64
作家同行	73
从来不敢指望的事	78
含冤负屈的女主人公	84
MCMLV	96
流行病	116
神奇的机器	120
佚亡的诗篇	143
书,我的孩子和我	149

重读旧著随想	158
读者咨询	162
烈火中的凤凰	172
永久的漫游和地球	183

阿纳托尔·法朗士

(1844—1924)

法国作家，原名阿纳托尔·弗朗斯瓦·蒂波，1921年获诺贝尔奖金。其作品在世界广泛流传。

对书的愛

[法]阿纳托尔·法朗士

我一生中结识了许多书迷，于是我坚信对书籍的爱好能给一些善良人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没有一点官能感受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情。只有在抚摩书时产生陶醉感的人，书才能给他带来幸福。根据一个人摸书的方式，我可以马上就看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书迷。当一个人看到一本珍贵的、稀罕的、外观悦目的书或者至少是值得尊敬的一本旧书时，他却不是用温柔而坚定的手紧紧地抓住它，不是爱怜地、充满激情地摩挲书脊和切边，他就从来不具备造就了格洛里埃和杜布莱^①的那种本能。他尽可以反复多次说他爱书，但我们不会相信他。我们会这样回答他：您所以爱书，是因为书给您带来好处。这怎么能叫爱呢！难道一个冷漠的人会爱吗？不会的！您既无激情，又无快乐，您就永远体会不到，用颤抖的手抚摩着精制山羊皮上的美丽茸毛时的那种愉快。

我不由得想起两位当神甫的老人^②，他们爱书，而且在这个世

① 让·格洛里埃·德·赛尔维叶(1479—1565)：法国著名藏书家。约瑟夫·鲁易·列昂波尔德·杜布莱(1812—1881)：著名藏书家和收藏家。

② 指法朗士的两位朋友特列牧师和勒·勃拉季叶牧师。

界上除了书他们什么也不爱。其中一位是大教堂的牧师,他住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在他那小小的躯体里有一颗温柔的心灵。这个圆墩墩的矮小的躯体正是为了容纳一位神甫的心灵而创造的。他曾打算写一本《布列塔尼教徒传》,他日子过得很幸福。另一位是低级教区的牧师,他比前一个长得高些、漂亮些,显得有些忧伤。他的居室的窗户下是沿河街道,每天能看到小旧书铺。他们在尘世的使命,就是把用小牛皮做封面的、切口喷红的旧书买来装进自己的长袍口袋里。这种营生无疑是纯真无邪、朴实无华的,完全符合神职人员的生活方式。我甚至要说,翻阅摊在河畔胸墙上的书本,其危险性比在田野上和森林里观赏大自然要小。不管费讷隆^①是怎么说的,大自然中有教益的东西毕竟很少!大自然缺乏贞洁,它宣扬斗争和爱情,它暗地里激情洋溢,它发出缕缕芬芳令人陶醉:我们感到遍体被亲吻和阵阵热烈气息的袭来。甚至大自然在平静时也充满着柔情蜜意。有一位对情爱气氛敏感的诗人有充分理由说:

离开森林,提防它的幽静。^②

沿着沿河街漫步,从一个书摊转到另一个书摊,却毫无这种危险:古老的典籍不会迷惑人心。即使有一些书是写爱情的,那也都是用旧时的语言写的,用过时的字印的,况且它们又都使人既想到爱情又想到死亡。我的教堂牧师和我的教区牧师做得完全对,他们把短暂人生的时间都消磨在罗亚尔桥和圣米歇桥之间了。他们

^① 弗朗斯瓦·费讷隆(1651—1715):法国大主教、作家、院士,曾任路易十四的王孙太傅。

^② 摘自拉封丹的《风铃草》。

的目光接触得最多的是 18 世纪装帧工人饰在小牛皮书脊上的两个半圆环之间的金色小花朵。这无疑比田野里的百合花更纯真无邪：因为百合花不劳动，不纺线^①，却在爱，你看，那小蝴蝶不是逼得百合花那美丽而神秘的花冠直颤动吗？哦，是的，教堂牧师和教区牧师都是圣洁之人啊！我想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位都未曾动过一丝邪念。

我情愿剁掉我的手来担保这位教堂牧师是个乐天派。他在古稀之年仍旧保持童心和童颜。金丝边眼镜还从来没有被戴在比这更质朴的鼻子上，也从来没有帮助过比这双更纯洁的眼睛看东西。教区牧师长长的鼻子，两颊塌陷，看来像个圣徒；而教堂牧师，当然是个品行端正的人。然而无论是这个圣徒，还是那个品行端正的人，都不是失去官能感受的人。他们感情炽热地望着猪皮面的书，他们怀着情爱，抚摩着黄色的牛皮面的书。这并不是说他们要同主宰藏书界的盟主争夺法国诗人的初版诗集、为马扎里尼和卡内瓦里^②特制的封皮以及附有插图的两卷本或三卷本的出版物，并以此引以为快事。不是的，他们安于贫困，与世无争，他们甚至把生活简朴的美德也带进了藏书爱好。他们只是购买装帧普通的普通书籍。他们乐于收集那些谁也不需要的旧的神学著作。他怀着天真的喜悦心情挑选那些不被一般人重视的珍本书，这种书在老练的旧书商的铺子里多得很，每本价值十个苏。当他们发现梯也尔写的《假发史》和科学博士克里佐斯托姆·马塔纳齐乌斯先生的

① 引自《新约·马太福音》。

② 德梅特里奥·卡内瓦里，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医生。为他制作的绘有阿波罗驾着战车的书皮，驰名于 16 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

《佚名杰作》时，他们感到极为满意。他们把用山羊皮装订的书留给那些权贵人士，颗粒面牛皮、黄色牛皮、羊皮和羊皮纸就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然而，这种欲望是炽烈的，其中既有火焰又有激情。这种欲望正是被中世纪的基督教象征艺术家在教堂里描画成鸟首、羊蹄和蝙蝠翅膀的小鬼的那些欲望。我确实看到过教堂牧师先生怎样爱抚着一册用颗粒面牛皮做封面的《隐居神甫列传》的漂亮书本。这是一种罪孽。由于这是一本冉森教派^①的书，这就更加重了教堂牧师的罪孽。而那位教区牧师，有一天竟收到了一位老处女送给他的一本艾里捷维尔版的《效法基督》^②。此书用紫红呢子做书皮，上面有经这位笃信宗教的馈赠者亲手刺绣的一只教堂金碗。他因骄傲和满足而面红耳赤地赞叹道：“这是一件就连德·博胥埃先生^③也会感到荣幸的礼物！”我很想我的教区牧师和教堂牧师都已得救升天，他们正待在天父的右边。但是，这一切行为到头来都会受到惩罚的，在天使的书卷^④中写着，

In quo totum continetur,
Unde mundus judicetur^⑤,

① 冉森主义是荷兰神学家考尔内伊勒·冉森创立的学说。冉森教派否认人的自由意志。他们曾遭到官方天主教会的迫害。

② 德国僧侣托马斯·厄·肯培(1380—1471)的著作。普希金在《论人的义务。西尔维奥·佩利科的一部著作》一文中对托·厄·肯培的著作极为推崇。

③ 雅克·伯尼涅·博胥埃(1627—1704)：法国著名的传教士，他的著作作为17世纪法国散文的范本。

④ 指《新约·启示录》中提到的“用七个印封严的书”。

⑤ “尘世应忏悔的那些，
都写在里面了……”(原文为拉丁文)
(这两行诗引自《安灵曲》)。

同时也记载着教区牧师和教堂牧师两人的种种罪孽。而且，我似乎从这本书中读到了：

“某天某日，教堂牧师先生在伏尔泰沿河街从温柔的爱抚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某天某日，他在伟大的奥古斯丁僧人沿河街的一家书铺里闻吮了芳香之气……教区牧师先生把小八开本艾里捷维尔版《效法基督》一书视为骄傲和欲望之所在。”

毋庸置疑，这些话会写进将在最后审判日宣读的天使的书卷中的。

啊，善良的教区牧师！啊，美好的教堂牧师！我有多少次看到他们在沿河街从这家书铺到那家书铺！如果您遇到他们其中的一个，您放心好了，您很快就会碰上另一个的。然而，他们根本不想彼此相遇。他们反倒是相互回避着。不得不承认，他们彼此有些妒忌。

既然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猎取同样的书籍，又怎能不相互妒忌呢？他们每次见面时，换句话说，他们每天碰见时，总是异常亲热地寒暄老半天，同时，他们都彼此注视着对方，将自己的锐利目光向对方的塞满了书的衣袋投射过去。是啊，按性格来说，他们两人是截然不同的人。教堂牧师那种讨人喜欢的天真纯朴的世界观是无法使内心充满矛盾和各种学术争论的教区牧师感到满意的。教堂牧师在尘世上就已尝到心地纯洁的人可望进入的那个世界了。而教区牧师，却像怡然自得的奥古斯丁和伟大的阿尔诺^①那样以自己的额头来迎接暴风雨。他竟敢如此放肆地议论着尊敬的主教大人，以至善良的教堂牧师，虽然穿着一件厚坎肩，还全身打

^① 安都昂·阿尔诺(1612—1694)：法国冉森派神学家。

哆嗦。

教堂牧师天生就吃不得苦。有一次我碰见他正陷入窘境。事情发生在法兰西学院的大楼前。刚刚下过一阵很短的三月雨夹雪。刹那间狂风骤起，将摊在河畔胸墙上的小册子和地图吹入了塞纳河。同时，教堂牧师的一把红色大雨伞也被吹走了。我们眼看着那把雨伞飞向空中，然后坠入河里。教堂牧师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向所有的布列塔尼教徒呼救，答应谁要取回伞来，就给谁十个苏。而此时，伞却平稳地顺着河水向圣克罗流去。一刻钟之后，天气放晴，这位可爱的神职人员在阳光照耀下，泪水还没干，却已嘴角含笑地在向马罗雷老爹买一本拉克坦西^①的古版书了。当他念到用漂亮的阿尔多斜体字排印的“*Pulcher hymnus Dei homo immortalis*”^②这句话时，不禁喜形于色。阿尔多斜体字使他忘却了丢伞的事。

就在那期间，我在沿河街上还看到一位更为怪异的书痴。他有一个规矩，把凡是他所不喜欢的书页都从书中撕去。由于他的趣味讲究，他的藏书中没有一册是完整的。他搜集的书籍全是支离破碎的片断残页，他为此定制了精美的书皮。我有充分的理由无论如何不能说出他的姓名，虽然他早已逝世。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明白我讲的是谁，只要我说出他就是那些印制得极其讲究的论述古钱的怪书的作者。这些书是分册出版的。预订这种书的人很少，有一位藏书成癖的摩伦上校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行家里头颇有名气。他第一个预订了这种书，每一册出版时，他总是准时赶来

① 拉克坦西(? —325)：出色的基督教作家和演说家，有“基督教的西赛罗”之称。

② 一个永生不灭的人，就是上帝的一首美丽赞歌。（原文为拉丁文）

取书。但是,有一次他要出门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上面提到的那位书痴得悉后马上出版了下一分册书,并向各订户发出如下的通知:“这最近一版书如在两周期限之内未被领取,则一律销毁。”他满以为摩伦上校在此期间赶不回来领取自己所订购的那本书。这的确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然而上校却做到了这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在第十六天赶到了,当时作者兼出版者正将那本书丢入火中。于是,在两个藏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搏斗。结果上校获胜,他从烈火中抢出了书的残页,得意洋洋地拿回他在布朗热大街的寓所——这里堆满了各个时代的历史陈迹。上校的收藏品有石槓、拉杜特^①的木梯、巴士底监狱的石块。他属于这样一类人,这种人恨不能把全世界都塞进橱柜中去。这也是所有收藏家的梦想。但是,由于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收藏家像处于热恋中的人一样,即使在幸福中也饱尝无穷的痛苦。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永远也无法把地球锁进自己的玻璃柜里。他们因而患上了深深的忧郁症。

我也认识一些大藏书家。他们之中,有的搜集早期印版书^②、15世纪的简陋木刻书和附有粗糙插图的《穷人的圣经》——对于他们来说,这本圣经所蕴含的魅力超过大自然和艺术所创造的全部杰作;有的收藏为亨利二世、迪安娜·德·波瓦蒂埃和亨利三世特制的皇家豪华本书籍、16和17世纪的印章和压花纹用的小滚轮;有的极力想占有印着亲王和国王纹章的山羊皮封面的典籍;最后,

① 让·昂利·拉杜特(1725—1805):法国冒险家,因密谋反对路易十五的宠姬彭帕杜尔侯爵夫人于1749年被投入巴士底监狱。1756年2月25日,靠自制木梯和打着许多结扣的绳索越狱逃跑。

② 这里特指欧洲1500年以前出版的早期印版书。

有的在搜寻我国经典作家著作的生前版本。我本可以给你们描绘其中的一些人,但我认为,对于你们来说这些人不如我那位可怜的教区牧师和那位可怜的教堂牧师更引人入胜。书籍爱好者正如世上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之中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不是那些最有才华和最有学识的人,而是秉性忠厚和心地纯洁的人。

然而不管藏书家爱不释手的书卷如何华美精致,不管他们如何赞赏某一本书,哪怕就是由雅利抄写得十分精美的《茹丽诗集》^①,我认为有一样东西要高出它们,那就是第欧根尼的大木桶^②。住在这个大木桶里你是自由的,而至于爱书家,则是自己收藏品的奴隶。

我们现在创办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太多了。这种事我们的父辈比我们做得少,因而他们也比我们更善于感知大自然。俾斯麦先生常常用下面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论点:“先生们,我向你们陈述的见解,不是受了铺在我桌上的绿色的呢子的启示,而是受了绿色的大自然的启示。”这个比喻虽有些怪异而又粗陋,但却很生动有力。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极珍视这一比喻。好的见地乃是活生生的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从事收藏固然是一项很好的活动,但散步是一项更好的活动。

① 茹丽:巴黎文艺沙龙女主人卡特林·德·朗布什侯爵夫人的女儿。该沙龙是17世纪上半叶大作家们的聚会场所。1638年,茹丽的未婚夫蒙托齐埃公爵奉献给茹丽一本纪念册,名为《茹丽诗集》。纪念册的每一页绘有一朵小花,小花下面是一首小诗。诗的作者均为文艺沙龙的座上客,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剧作家高乃依。

②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4—前323):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学派创始人之一,该学派认为,尽量不依赖外界生活条件,轻视社会上已经确立的规范和虚套,限制欲望和恢复“自然的”、动物的状态,这就是幸福和德行的基础。传说,第欧根尼住在大木桶里,他认为住房屋是一种奢侈。

虽然如此,我还是承认,对珍本书和装帧漂亮的书的爱好是正派人的爱好。我尊重那些保存着我们古典作家——莫里哀、拉封丹、拉辛——生前所出版的书的人们,如此珍贵的藏书可以为家族增光。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稀世珍品,您阅读朱利·勒·普蒂先生撰写的那部出色的著作也可得到满足,这部著作十分详尽地描写了这些珍品,并附有它们的扉页复制图。这部书向我们介绍了从《玫瑰传奇》^①至《保尔和薇吉尼》^②的我国全部文学作品的初版本。翻阅这部集子时,不能不使人激动。您一定会说:“当时的人初次见到的《给一个外省人的信》^③和拉封丹的《寓言诗》,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而这册装饰着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棕榈树图案的四开本书就是《熙德》^④,1637年它出现在巴黎书商奥居斯坦·库尔别的小小‘罗亚尔宫’店堂里时就是这个样子,那家店堂的招牌上画着一棵美丽的棕榈树,刻着这样一句座右铭:Curvata resurgo^⑤。而这六卷十二开本的书,它的标题由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的纹章隔着,其行文如下:‘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下某镇的一对恋人的书函,让·雅克·卢梭收集并刊印于阿姆斯特丹,出版者马尔克-米歇尔·赖,1761年’——这是使我们的曾祖母们感动得流泪的《新爱洛绮丝》

① 中世纪喻意诗的一部杰作,作者是13世纪的骑士吉约姆·德·洛里斯和学识丰富的市民让·克洛皮内尔两人,后者通常被称为让·德·墨恩。

②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一部著名的田园恋歌小说。

③ 布·帕斯卡(1623—1662)的著作。帕斯卡尔是有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家。

④ 高乃依(1606—1684)的著名悲剧。

⑤ “我要把弯曲校直。”(原文为拉丁文)

的原型。让·雅克·卢梭同时代人所看到的、所拿在手中的就是这本书啊！”这些书都是珍贵的文物，朱利·勒·普蒂先生向我们一一展现了它们的风貌，读来颇为感人。这位可尊敬的人使我与藏书家完全和解了。我们得承认，没有偶像崇拜的爱情是不存在的。对于那些眷恋印满了铅字的古纸堆的人，我们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们像所有的恋人一样，也是狂人。

(鞠惠芬译)

吉·切斯特顿

(1874—1936)

英国作家、评论家和新闻记者。切斯特顿的长篇小说和《布朗神父》系列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许多立论精辟奇特。他的作品多是针对英国统治集团的抨击文字。